

## 目 錄

第一章	普天下老鴉一般黑	→
第二章	王科步見色定奸計	六
第三章	張福源上當進賭場	一一
第四章	爲輸錢氣死張老漢	一八
第五章	再上當張福源下南洋	二三
第六章	中奸計李五娘被姦污	二九
第七章	下毒手偷孩子投東江	三五
第八章	丟親兒李五娘尋短見	四〇
第九章	傳惡耗李五娘哭丈夫	四六
第十章	訴沉冤張錦明要報仇	五二

## 第一章 普天下老鴉一般黑

天上星星有多少？

地下黃河那年澄清？

十六年仇恨沉大海，

人間的冤情說不盡！

同志們，你知道天上有多少顆星星？你知道地下黃河那年能澄清，不知道！  
好吧，讓我告訴大家一個人間不平的故事。

說到人間不平事，

就在咱們同志間。

三連有個新同志，

大號叫做張錦明。

不提此人倒也罷，

提起此人有苦情。

他的苦情說不盡，

他的冤仇海樣深。

諸位同志靜靜聽，

待我細細說分明。

這位張錦明同志，今年才十九歲，原來在國民黨新六軍當兵，東北遼西殲滅

戰解放來的。剛來的時候，滿口南方話，大家都聽不懂，原來是個廣東人。

張錦明老家在廣東省，

東江岸上有個惠州城，

城東有個小村莊，

住着窮漢張錦明。

廣東在中國最南面，

氣候溫和靠海邊。

物產豐富地方好，

年年可種兩季田。

大米雜糧收成好，

魚鹽成堆像小山。

製糖的甘蔗長的高，

樣樣的水果味道鮮。

荔枝紅來橙子黃，

香蕉橘子香又甜。

按理說，廣東這個好地方，應該人人吃的飽穿的暖才對，可是舊社會太不合理。

舊社會的世道太不平，

舊社會的人情冷似冰。

出力出汗的喝稀飯，

閒着無事的穿綢緞。

張錦明的家裏聾聾窮，

春夏秋冬都缺吃穿；

他爺爺成年流血汗，

一生累的腰要斷；

忍飢挨餓積下幾個錢，

五十歲那年才置下兩畝田。

他爸爸名叫張福源，

抗大活抗了十五年；

受苦受氣不用說，

挨打挨罵是家常飯，

十五年的日子如一天，

十五年的苦難說不完！

東家是莊上的大地主，

姓王名科步，號稱王百萬，

莊裏人當面叫他王三爺，

背後罵他刻薄王八蛋。

他家有良田三十頃，

米倉一個個像小城；

金銀財寶多的沒法算，

吃喝玩樂他樣樣全。

常言道：『不殺窮人不長財。』

又說是：『不喝人血饑不來。』

王刻薄待佃戶兇似猛虎，

起五更睡半夜出力受苦，

媳婦姓李名叫五娘，

年當十八好模樣，



夫妻和好過了兩年整，  
生下小兒名叫張錦明。

從小父母雙雙去世，

插秧種地賽過男子漢，

夫妻和好過了兩年整，

張福源夫妻和好，生下張錦明以後，

全家歡喜。張福源的爸爸已經六十多歲，年輕時出過大力，現如今得了一場咳嗽病，不能再做活，成天抱抱小孩，倒也自在。

張福源夫妻種了自家的兩畝田和租王家的幾畝田，起早貪黑，省吃儉用，日子也還過得去。沒想到這年老天不長眼，禾苗正需要雨水的時候，偏偏遇到大旱天。

省吃勤做好夫妻；

針線雜活件件都能幹。

生下個小兒名叫張錦明。

要知道旱天鬧的怎麼樣？

休息一下再來講。

## 第二章 王科步見色定奸計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苗半枯焦，

農夫心中如湯煮，

公子王孫把扇搖。』

同志們，水滸傳上這四句詩，是舊社會兩種不同的生活對比。這一章我說到張福源家鄉遇到旱災的情形，也有相同的地方，所以隨便引用引用。

這一年老天不長眼，

老毒日晒乾了水稻田，

禾苗燒的像黃草，

田地裂成一片片。

張福源夫妻心發愁，

從早到晚忙不閒；

水車翻水剛流進田，

老日頭一氣就喝乾；

身上破衣濕淋淋，

水田怎樣也車不滿。

這一天日出滿山紅，

太陽板着臭臉孔，

天空中沒有半絲風，

田野裏像個大蒸籠。

莊東大樹枝頭上，

掛着兩個小鳥籠，

籠子裏小黃雀叫哎哎，

樹蔭下兩個人下象棋。  
手裏搖着涼扇笑嘻嘻。

這個說：『我的馬吃你的車，』

那個說：『我的砲打你的士。』

這個說：『我的雙車一將就沒有棋，』

那個說：『我的馬後砲好像雞吃米。』

這時候誰有閒空做遊戲？

這二人到底是誰？

那個大肚皮名叫王科步，

莊裏的大地主家財無比。

那個小瘦子名叫史祿才，

狗腿子當了半輩子。

他二人下下棋喝喝茶，

聊聊天來說閒話，

四隻賊眼東張又西望，

旱災嚴重那在眼下。

前邊來了個婦女，

身穿補丁黑布衣，

手鬢裏掛着一個竹筐子，

慢步經過大樹底。



她本是個勞動婦女，  
只因她生來好樣子。

她本是個勞動婦女，

只因她生來好樣子。

王科步睜緊賊眼，

狗腿子醜態全露，

一個是亂拿馬兒當象飛，

一個是錯將卒子當紅車。

王科步和史祿才正在樹下消閒，忽然看見了這送飯的婦女，王科步起了野心，所以連棋子都走錯了。王科步問：「這是誰家的媳婦？長的這樣標緻。」史祿才說：「三爺這兩年常住在城裏不知道，這是從小給您家抗過大活的張福源的老婆，名叫李五娘，你看她已經生下一個孩子，還是這樣漂亮。」

王科步無心再下棋，

坐着唉聲又嘆氣：

『我空有家財百十萬，

討個豬八戒當妻子；

他窮的三餐吃不起，

娶了美麗的西施女。』

史祿才猜透他心中事，

叫聲「三爺您別急，

俗話說心急喝不了熱糊塗，

又說是冷手攔不住熱饅頭；

只要你有心要下鉤，

那怕她春魚不吃餌？』

王科步問：『你有什麼好主意？』

『想把李五娘弄到手，

包你肥鴨子吃進嘴，

王科步一聽心歡喜，

這樣好事辦妥了，

想知道張福源怎樣上當？

史祿才湊在他耳邊細言語：

只要如此這樣，這樣如此，

管教她插翅飛不上天去！』

叫聲『祿才好兄弟，

我一定重重來謝你。』

請你聽下面一章。

## 第三章 張福源上當進賭場

滿口說的假仁義，

一心想佔別人妻。

衣衫包住黑心肝，

惡狠定下害人計。

四句打油詩唸罷。且說那窮漢張福源，這天下午車完水回家，喝了兩碗稀飯，呆頭呆腦，心裏好不煩悶。

張福源想起那水稻田，

心裏好像吊着千斤擔

『常言道：人勤地不賴，

我如今累死乾瞪眼。

我一天到晚在田間，

兩條腿跟水車忙轉轉，

天不下雨白出汗，

叫我心中好爲難。

眼看今年秋收沒希望；

冬夭就該拿着破碗去要飯。

這年頭要飯摸不上門，

一家老小餓死就算完。』

想來想去心中怪煩悶，  
找塊石頭躺下乘乘涼，  
往日晚躺上石頭就睡着，  
今晚上躺下合不上眼，

不知不覺兩脚出家門，  
可恨蚊子成羣嗡嗡響；  
那管牠蚊子咬的怎麼樣。

正當他左一思來右一想，  
假意殷勤把話問，

忽然跑來了史祿才，

叫聲福源：

『你爲何一人在此地？

苦了我兩腿到處尋。』

『今年田旱心事重，

在此乘涼解愁悶。』

祿才說：

『你隨我走去消消清。』

幾步走過水池邊；

分明是那賭場正賭着錢。

呼天門喊地九鬧成一片。

前面煤油燈光閃着亮，  
銅牌九打的叮噹響，  
四角銅寶簾上轉，

有的愁來有的歡。

么二三四喊破了天！

走進了祿才和福源。

也無心情來觀看，

史祿才硬拉他坐下來。

骰子投在碗裏數點點，  
賭場上正在鬧嚷嚷，  
福源從來不賭錢，  
他正想轉身往外走，

張福源跟史祿才走進賭場。心頭很亂，那有心思看賭，本想就回去，史祿才却硬拉着他到一個牌九攤上，自己參加賭博，張福源站在一旁看熱鬧。賭了一會，史祿才說：「張大哥怎麼不玩玩？」張福源說：「我那有錢玩？」史祿才說：「我借給你錢。」說完，拿一塊錢塞在張福源手中。張福源本來不想玩，被史祿才三說兩說，心裏有點癢癢，他看見史祿才連贏幾場。也想玩一會解解愁悶，於是下了橫心，接過錢來，押上一毛。

張福源押一毛錢。

頭一注拿到了天八得了勝，

史祿才喜在心裏笑在臉。

第二注拿到地九又贏錢；



史祿才拿一塊錢，  
塞在張福源手中。

一連下了五六注，

注注贏錢心喜歡。

銅元一堆堆變銀角，

銀角變成現大洋。

一夜賭完喜壞了張福源，

整整贏了十塊錢，

還了一元給史祿才，

說聲多謝往家轉。

李五娘正在家中等的急，

看見了丈夫返家園。

問聲『丈夫那裏去？

爲什麼回的這樣晚？』

張福源未曾開口拿出錢，

響着銀元說根源。

李五娘聽了把話勸：

叫聲『丈夫聽我言，

多少人賭博蕩家產？

多少人賭博賣田園？

俗話說好人不進那黑門圈，

又說是賭場好比那鬼門關！

那地方往後別再去，

莊戶人不該再賭錢。』

張福源聽了一番勸，

口裏不說心暗算：

『今年莊稼缺雨水，

收成眼看沒希望，

偷若贏上一些錢，

一宿無話過的快，

白天車水沒精神，

吃了晚飯上賭場，

賭到半夜一合算，

第三晚又遇上史祿才，

起先贏了幾塊錢，

滿心想撈回老本錢，

望着莊家開了言：

莊家原是個無賴漢，

他望了史祿才一眼，

史祿才說：『我給保，

張福源重新下賭注，

年底不用去要飯。』

轉眼又是第二天。

不等日落出水田。

兩腿蹲在牌九攤。

一共贏了兩塊錢。

兩個人蹲在一塊玩，

慢慢銀錢輸個完；

沒有現錢乾瞪眼！

『賭博可不可以欠？』

外號叫做『三花臉。』

說聲『有保就能欠。』

他沒有錢我來還！』

接二連三盡輸錢，